

處

第一回 姑婦記

(五八)

(憂時客)

初

誌

他婆婆聽着。祇看看兒子一眼。也沒說着別的。胡圖却好像被人堵住了一嘴。嘵聲不響。祇由得他渾家要怎麼說便怎麼說。而兩旁的鴉頭傭婦。都掩着嘴偷笑。却不敢笑將出來。一時各人的神氣。一個個不同。倒殺是好看。

單那刀鑽的老媽媽。先喝了一杯酒。少奶奶這麼樣遇到呢。你是他心愛丈夫的人。到底是丟不開的。就是大少也離不得開你。不過多一個做小的。替你帮輕一点罷了。試看世間做渾家的。那個有大

說到這裡。各人已經喫過了飯。那老媽媽飽喝了一頓酒菜。祇吃了幾口飯。也就放下不吃了。

火車到了盤谷。已是黃昏。下榻二。猛力進行。以扶植其勢力。假使德國沒有歐戰之敗。那麼恐怕地圖古剎至多。僧人全衆。奉佛為國教。國王就是教王。宮中有大柳檻。安置國寶佛像。帝皇以下。信仰至深。每年御祭三次。禮典至隆。其他各梵剎。也是陸離燦爛。至為莊嚴。人民無不黃衣半裸。唯僧是從。這羅社會。是由王族和庶民兩個階級組織而成。不許有中等階級存在其間。一國兵馬政權。都歸王公掌握。庶民唯唯聽命。天下太平。在上好的不安閑過日。可是壹念到其國運將來。就不免焦急萬分的拉。他所以焦急的原因。第一是英國的勢力。第二是華僑的勢力。回想十九世紀末葉。是這羅國步最為艱難的時代。法國占領了交趾和柬埔寨之後。遇事必與這羅構難。迫住這羅割讓安可爾地方。還柬埔寨。而英國又以馬來半島的殖民地做根據。他想信德國勢力來防英法侵凌。於是乎雄心勃勃的德帝開撤開了快車。

是乎雄心勃勃的德帝開撤開了快車。這羅勢力。第一是華僑的勢力。回想起十九世紀末葉。是這羅國步最為艱難的時代。法國占領了交趾和柬埔寨之後。遇事必與這羅構難。迫住這羅割讓安可爾地方。還柬埔寨。而英國又以馬來半島的殖民地做根據。他想信德國勢力來防英法侵凌。於是乎雄心勃勃的德帝開撤開了快車。

當下各人離了席。已將交一點。陳水培老鴉頭跟前。交代鴉頭們。

七城告粵驛壇之韻事也。若夫輓轆

聯即嵌字格之南銅。今此題題發

服事過婆婆。又走到胡圖跟前。道。你又不是個小孩子。自己擦塊

抹那處。若有點抹得不大乾淨。便

親手去替他抹起來。一面抹壹面笑

道。你又不是個小孩子。自己擦塊

抹那處。若有點抹得不大乾淨。便

親手去替他抹起來。一面抹壹面笑

道。你又不是個小孩子。自己擦塊